



集註
六

五五九
6



仁德
門
卷
五

周書

書經集註卷之六

周書

周文王國號後武王因以為有天下之號書凡

三十

二篇。

泰誓上

泰大同國語作大武王伐殷史錄其誓師之言以其大會孟津編書者因以泰誓名之上篇未

明治廿五年十一月廿七日
森鴻次郎氏寄贈

渡河作後二十篇既渡河作今文無古文有○按伏生二十八篇本無秦誓武帝時偽秦誓出與伏生今文書合為二十九篇孔壁書雖出而未傳於世故漢儒所引皆用偽秦誓如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太史公記周本紀亦載其語然偽秦誓雖知剽竊音切經傳音去所引而古書亦不能盡見故後漢馬融得疑其偽謂秦誓按其文若淺露吾又見書傳多矣所引秦誓言而不在秦誓者甚多至晉孔壁古文書行而偽秦誓始廢○吳氏曰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辭裕武王之辭迫湯之數音所桀也音桀秦武之

數紂也音紂傲學者不能無憾疑其書之晚出或非盡當時之本文也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十三年者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春者孟春建寅之月也孟津見音見禹貢○按漢孔氏言虞芮音如反音二國名虞在陝音在質成音成為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凡九年而文王崩武王立二十年而觀音去兵三年而伐紂合為十有三年此皆惑於偽書秦誓之文而誤解九年大統未集與夫音扶觀政于商之語也古者人君即位則稱元年以計其在位之久近音事

也。自秦惠文始改十四年為後元年。漢文帝亦改十七年為後元年。自後說春秋因以改元為重。歐陽氏曰：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而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冒文王之元年者，皆妄也。歐陽氏之辨極為明著，但其曰：十年者亦惑於書序十年之誤也，詳見序篇。又按漢孔氏以春為建子之月，蓋謂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數，改月數必以其正為四時之首，序言一月戊午。

既以一月為建子之月，而經又係之以春，故遂以建子之月為春。夫改正朔不改月數，於太甲辨之詳矣，而四時改易尤為無藝也。冬不可以為春，寒不可以為暖，固不待辨而明也。或曰：鄭氏箋詩維暮之春，亦言周之季春於夏為孟春，曰：此漢儒承襲之誤耳。且臣上詩言維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錯於鳥皇來年，將受厥明，蓋言暮春則當治其新畬矣。今如何哉？然年麥將熟，可以受上帝之明賜，夫年麥將熟則建辰之月，夏正季春審矣。鄭氏於詩且不得其義，則其攷之固不審也。不然則商以季冬為春，周以仲冬為春，四時反逆皆不

得其正。豈三代聖人奉天之政乎。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

誓

王曰者。史臣追稱之也。友邦親之也。冢君尊之也。越及也。御事治。評事者。庶士衆士也。告以代商之意。且欲其聽之審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

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亶誠實無妄之謂言。聰明出於天性。然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萬物之生。惟人得其秀。而靈具四端。備萬善。知覺獨異於物。而聖人又得其最。秀而最靈者。天性聰明。無待勉強。其知先知。其覺先覺。首出庶物。故能為大君於天下。而天下之度。瘠殘疾。得其生。鰥寡孤獨。得其養。舉萬民之衆。無一而不得其所焉。則元后者。又所以為民之父母也。夫天地生物。而厚於人。天地生人。而厚於聖人。其所以

厚於聖人者亦惟欲其君長上乎民而推天地父母斯民之心而已天之為去民如此則任中元后之責者不可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之義乎商紂失君民之道故武王發此是雖一時誓師之言而實萬世下人君之所當體念也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

受紂名也言紂慢天虐民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也慢天虐民之實即下文所云也

沉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
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
焚炙忠良剝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
肅將天威大勳未集

沉湎溺於酒也冒色冒亂女色也族親族也一人有罪刑及親族也世子弟也官使不擇賢才惟因父兄而寵任子弟也土高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

陂停水曰池侈奢也焚炙炮烙音庖刑之類剗剔剗剔也皇甫謐密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未知何據紂虐害無道如此故皇天震怒命我文王敬將天威以除邪虐大功未集而文王崩思謂大勳在父王時未嘗有意至紂惡貫盈武王伐之叙文王之辭不得不爾
學者當言外得之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稜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

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肆故也觀政猶伊尹所謂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八百諸侯皆商歸周則商政可知先儒以觀政為觀兵誤矣峻改也夷蹲踞音存也武王言故我小子以爾諸侯之向背觀政之失得於商今諸侯皆叛既已如此而紂無有悔悟改過之心夷踞而居廢上帝百神宗廟之祀犧牲粢盛以為祭祀之備者皆盡于凶惡盜賊之人即箕子所謂攘竊神祇之

犧牲牲者也受之慢神如此乃謂我有民社我有天命而無有懲戒其侮慢之意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

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佑助寵愛也天助下民為之君以長之為之師以教之君師者惟其能左右上帝以寵安天下則夫有罪之當討無罪之當赦我何敢有過用其心乎言一聽於天而已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

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度量度也德得也行道有得於身也義宜也制事達時之宜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意古者兵志之詞武王舉以明伐商之必克也林氏曰左氏襄三十二年魯穆叔曰年鈞擇賢義鈞以下昭二十六年王子朝曰年鈞以德德鈞以下蓋亦舉古人之語文勢正與此同百萬曰億紂雖有億萬臣而有億萬心衆叛親離寡助之至力且不同况德與義

乎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貫通盈滿也言紂積惡如此天命誅之今不誅紂是長惡也其罪豈不與紂鈞乎如律故縱者與同罪也

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

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

底致也冢土大社也祭社曰宜上文言縱紂不誅

則罪與紂鈞故此言予小子畏天之威早夜敬懼不敢自寧受命于文王之廟告于天神地祇以爾有衆致天之罰於商也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禘受命文考節造乎禘也王制以神尊卑為序此先言受命文考者以伐紂之舉天本命之文王武王特稟文王之命以卒其伐功而已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

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天矜憐於民，民有所欲，天必從之。今民欲亡紂，如
此，則天意可知。爾庶幾輔我一人，除其和穢，歸永
清四海，是乃天人合應之時，不可失也。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群后以師畢會，王乃

徇師而誓。

次止徇循也。河朔河北也。戊午以武成考之。是二月二十八日。

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

周都豐鎬，其地在西。從武王渡河者，皆西方諸侯。故曰西土有衆。

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

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

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

脅權相滅無辜顛天穢德彰聞

惟日不足者言終日為之而猶為不足也將言紂
力行無度故以古人語發之無度者無法度之事
播放也。黎冀通黑而黃也。微子所謂老遜于荒是
也。老成之臣所當親近者紂乃放棄之。罪惡之人
所當斥逐者紂乃親比之。醜醉怒也。肆縱也。臣下
亦化紂惡各立朋黨相為仇讎脅上權命以相誅
滅流毒天下無辜之人呼天告冤腥穢之德顯聞
于上。呂氏曰為善至極則至治馨香為惡至極則
穢德彰聞。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
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

言天惠愛斯民君當奉承天意昔桀不能順天流
毒下國故天命成湯降黜夏命

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
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

厥鑒惟不遠在彼復主夫其以予又民朕

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浮過剥落喪去也古者去國為喪元良微子也諫輔比干也謂已有天命如啓祖伊我生不有命在天之類下三句亦紂所嘗言者鑒視也其所鑒視初不在遠有夏多罪夫既命湯黜其命矣今紂多罪天其以我乂民乎襲重聲也言我之夢協我之卜重有休祥之應知伐商而必勝之也此言天意有必克之理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

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夷平也夷人言其智識不相上下也治亂曰亂十人周公旦召邵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大顛闕天散聲宜生南宮括其一文母孔子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治臣之少而盡忠也周奎也紂雖有至親之臣不如周仁人之賢而可恃也此言人事有必克之理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

在予一人，今朕必往。

過廣韻曰責也。武王言天之視聽皆自乎民。今民皆有責於我，謂我不正商罪，以民心而察天意，則我之伐商斷不即玩必往矣。蓋百姓畏紂之虐，望周之深而責武王不即拯已於水火也。如湯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之意。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

于湯有光。

揚舉侵入也。凶殘紂也。猶孟子謂之殘賊。武王弔民伐罪於湯之心為益明白於天下也。自世俗觀之，武王伐湯之子孫，覆湯之宗社，謂之湯讎可也。然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公天下為心，非有私於己者。武之事質之湯而無愧，湯之心驗之武而益顯。是則伐商之舉，豈不於湯為有光也哉。

最哉夫子，罔或無畏。嗟乎，執非敵，百姓懍懍。

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

克永世。

最勉也。夫子將去士也。勉哉將士無或以紂為不足畏。寧執心以為非我所敵也。商民畏紂之虐。慄慄若崩。摧其頭角。然言人心危懼如此。汝當一德一心立定厥功。以克永世也。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

厥明。戊午之明日也。古者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是時武王未備六軍。故誓叙三卿。可見此曰六師者。史臣之詞也。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

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絶于

天結怨于民。

天有至顯之理。其義類甚明。至顯之理。即典常之理也。紂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典常之道。褻神侮慢。荒棄怠惰。無所敬畏。上自絕于天。下結怨于民。結怨者。非之之謂下。文自絕。結怨之實也。

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

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

正士。郊社不脩。宗廟不享。作竒技淫巧。以

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

予一人。恭行天罰。

斲斫也。孔氏曰。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斲而視之。史記云。比干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比干觀其心痛病也。作刑威以殺戮。為事毒病。四海之人言其禍之所及者。遠也。回邪也。正士箕子也。郊所以祭天。社所以祭地。竒技謂竒異技能。淫巧為過度之巧。列女傳紂膏銅柱。下加炭。令有罪者行。輒墮炭中。妲己乃笑。夫欲妲己之

笑至為炮烙之刑則其奇技淫巧以悅之者且無
所不至矣祝斷音音也言紂於姦邪則尊信之師保
則放逐之屏棄先王之法囚奴中正之士輕廢奉
祀之禮專意汚褻音汚之行音胡悖亂天常故天
弗順而斷然降是喪音去亡也爾眾士其勉力不怠
奉我一人而
敬行天罰乎。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
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

肆予小子誕以爾眾士殄殲乃讎爾眾士
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小迪
有顯戮。

洪大也。獨夫言天命已絕人心已去。但一獨夫耳。
孟子曰殘賊之人謂之一夫。武王引古人之言謂
撫我則我之君也。虐我則我之讎也。今獨夫受大
作威虐以殘害于爾百姓是乃爾之世讎也。務專
力也。植德則務其滋長。去惡則務絕根本。兩

句意亦古語喻紂為衆惡之本在所當去故我小子夫以爾衆士而殄絕殲滅汝之世讎也迪蹈啓成也殺敵為果致果為殺爾衆士其庶幾蹈行果殺以成汝君若功多則有厚賞非特一爵一級而已不迪果殺則有顯戮謂之顯戮則必肆諸市朝音示衆庶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

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若日月照臨言其德之輝光也光于四方言其德

之遠被也顯于西土言其德尤著於所發之地也文王之德止於百里文王之德達于天下多方之受非周其誰受之文王之德實天命人心之所歸故武王於誓師之末歎息而言之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

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無罪猶言無過也無良猶言無善也商周之不敵久矣武王猶有勝負之慮恐為文王羞者聖人臨事而懼也如此

牧誓

牧地名在朝歌南。即今衛州治之南也。武王軍於牧野。臨戰誓衆。前既有泰誓三篇。因以地名別之。今文古文皆有。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

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人。

甲子二月四日也。昧。真。爽。明也。昧。爽。將。明。未。明。之。時。也。鉞。斧。也。以。黃。金。為。飾。主。無。自。用。鉞。之。理。左。杖。以。為。儀。耳。旄。軍。中。指。麾。白。則。見。遠。麾。非。右。手。不。能。故。右。秉。白。旄。也。按。武。成。言。癸。亥。陳。于。商。郊。則。癸。亥。之。日。周。師。已。陳。牧。野。矣。甲。子。昧。爽。武。王。始。至。而。誓。師。焉。曰。若。武。王。之。言。也。逖。遠。也。以。其。行。役。之。遠。而。慰。勞。夫。之。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

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

司徒司馬司空三卿也。武王是時尚為諸侯，故未備六卿。唐孔氏曰：司徒主民，治徒庶之政令；司馬主兵，治軍旅之誓戒；司空主土，治墾墾以營軍。亞次旅衆也。大國三卿，下大夫五人，士二十七人。亞者，卿之貳，大夫是也。旅者，卿之屬士是也。師氏以兵守門者，猶周禮師氏主舉則從者也。千夫長統千人之帥，百夫長統百人之帥也。

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左傳庸與百濮伐楚，庸濮在江漢之南。羌在西蜀，髳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武王伐紂，不期會者八

百國。今誓師獨稱八國者，蓋八國近周西都，素所服役，乃受約束以戰者。若上文所言友邦冢君，則泛指諸侯而誓者也。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稱舉戈戰于楯。堅尹矛亦戟之屬，長一丈。唐孔氏曰：戈短，人執以舉之，故言稱楯則並以扞敵。故言比矛長，立之於地，故言立器械嚴整，則士氣精明。然後能聽誓命。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

家之索。

索蕭索也。牝雞而晨則陰陽反常是為妖孽而家道索矣。將言紂惟婦言是用故先發此。

今商土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

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

罪逋逃是崇是長昏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

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女效尤于商邑

肆陳答報也。婦。姐。入。已也。列女傳云。紂好。去。酒。淫樂。音。不。離。利。姐。已。姐。已。所。舉。者。貴。之。所。憎。者。誅。之。惟。姐。已。之。言。是。用。故。顛。倒。昏。亂。祭。所。以。報。本。也。紂。以。昏。亂。棄。其。所。當。陳。之。祭。祀。而。不。報。昆。弟。先。主。之。胤。也。紂。以。昏。亂。棄。其。王。父。母。弟。而。不。以。道。遇。之。廢。宗。廟。之。禮。無。宗。族。之。義。乃。惟。四。方。多。罪。逃。亡。之。人。尊。崇。而。信。使。之。以。為。大。夫。卿。士。使。暴。虐。于。百。姓。效。尤。于。商。邑。蓋。紂。惑。於。姐。已。之。嬖。音。下。背。音。背。常。亂。理。遂。至。流。毒。如。此。也。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

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

愆過勗勉也。步進趨也。齊齊整也。今日之戰，不過六步七步乃止而齊。此告之以坐作進退之法，所以戒其輕進也。

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

哉夫子。

伐擊刺也。少不亦四五多不過六七而齊。此告之以致殺擊刺之法，所以戒其貪殺也。上言夫子勗哉，此言勗哉夫子者，反覆成文，以致其丁寧勸勉之意，下倣此。

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

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

桓桓威武貌。貔執夷也。虎屬。欲將去士如四獸之猛而奮擊于商郊也。迓迎也。能奔來降者勿迎擊之。以勞役我西土之人。此勉其武勇而戒其殺。

降也。

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弗勗謂不勉於前二者愚謂此篇嚴肅而溫厚與湯誓誥相表裏真聖人之言也泰誓武成一篇之中似非盡出一人之口豈獨此為金書乎讀者其味之

武成

史氏記武王往伐歸獸祀羣神告羣后與其政事共為一書篇中有武成二字遂以名篇今文

無古文有。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

自周于征伐商

一月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者商建丑以下二月為正朔故曰一月也詳見太甲泰誓篇壬辰以泰誓戊午推之當是一月二日死魄朔也二日故曰旁死魄翼明也先記壬辰旁死魄然後言癸巳伐商者猶後世言某日必先言某朔也周鎬京也在京兆鄠縣上林即今長安縣昆明池北鎬陂是

也。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
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
示天下弗服。

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也豐文王舊都也在京兆
鄠縣即今長安縣西北靈臺豐水之上周先王廟
在焉山南曰陽桃林今華陰縣潼關也樂記曰武
王勝商渡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

放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冪而藏之府庫
倒載于戈包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此當在萬姓悅服之下。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
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駿爾雅曰速也周廟周祖廟也武王以克商之事
祭告祖廟近而邦甸遠而侯衛皆駿奔走執事以
助祭祀豆木豆籩竹豆祭器也既告祖廟燔柴祭
天望祀山川以告武功之成由近而遠由親而疎

也。○此當在百工受命于周之下。

既生魄庶邦家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生魄望後也。四方諸侯及百官皆於周受命。蓋武王新即位。諸侯百官皆朝見新君。所以正始也。○此當在示天下弗服之下。

下弗服之下。

王若曰。嗚呼。群后。惟先王建邦啟土。公劉

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

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

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

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羣后諸侯也。先王后稷武王追尊之也。后稷始封於郃。故曰建邦啟土。公劉后稷之曾孫。史記云。能修后稷之業。太王古公亶父也。避狄去郃。賓居岐。邠人仁之。從之者如歸市。詩曰。居岐之陽。實始剪商。太王雖未始有剪商之志。然太王始得民心。主

業之成實基於此王季能勤以繼其業至於文王克成厥功大受天命以撫安方夏大邦畏其威而不敢肆小邦懷其德而得自立自為西伯專征而威德益著於天下凡九年崩太統未集者非文王之德不足以受天下是時紂之惡未至於亡天下也文王以安天下為心故予小子亦以安天下為心○此當在大告武成之下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

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丞民為天下

逋逃主率淵戮予小子既獲在任人敢祗承

上帝以遏亂災華身纒弱罔不率俾

底至也后土社也勾龍為后土周禮大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孔氏曰名山謂華大山謂河蓋自豐鎬往朝歌必道華涉河也曰者舉武王告神之語有道指其父祖而言周主二字史臣追增之也正即湯誓不敢不正之正萃聚也紂殄物害民

為天下逋逃罪人之主如魚之聚淵如獸之聚藪也。在人也。孔氏曰：太公周召之徒略謀略也。得廣韻曰：從也。在人也。既得則可以敬承上帝而遏絕亂謀。內而華夏外而蠻貊無不率從矣。或曰：太公歸周在文王之世。周召周之懿親不可謂之獲。此蓋在自商而來者。愚謂獲者得之。云爾。即秦世之所謂在人也。非必自外來也。不然經傳豈無傳乎。○此當在于征伐商之下。

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

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

邑周。

成命黜商之定命也。篚竹器玄黃色幣也。敬奉天之定命故我東征安其士女士女喜周之來篚篚盛其玄黃之幣。明我周王之德者是蓋天休之所震動故民用歸附我大邑周也。或曰：玄黃天地之色。篚厥玄黃者明我周王有天地之德也。○此當在其承。

厥志。

之下

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
命申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
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此血流
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

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問散鹿臺之

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休命勝商之命也。武王類兵商郊，雍容不迫，以待
紂師之至而克之。史臣謂之俟天，休命可謂善形
容者矣。若林，即詩所謂其會如林者。紂眾雖有如
林之盛，然皆無有肯敵我師之志。紂之前徒倒戈，
反攻其在後之眾，以是自相屠戮，遂至血流漂杵。
史臣指其實而言之，蓋紂眾離心，離德，特劫於勢
而未敢動耳。一旦因武王弔伐之師，始乘機投隙。

奮其怨怒及戈相戮其酷烈遂至如此亦足以見
紂積怨于民若是其甚而武王之兵則蓋不待血
刃也此所以一被兵申而天下遂大定乎乃者繼
事之辭及紂之虐政由商先王之舊政也式車前
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商容商之賢人間族居
里門也賚予也武王除殘去暴顯忠遂良賑振窮
賜之澤及天下天下之人皆心悅而誠服之帝王
世紀云殷民言王之於仁人也死者猶封其墓况
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猶表其閭况存者乎
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况其復籍之乎唐孔氏
曰是為悅服之事○此當在罔不率俾之下

列爵惟五分土惟二建官惟賢位事惟能
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悼信明義崇德報功
垂拱而天下治

列爵惟五スル公侯伯子男也分土惟三ト公侯百里伯
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之三ト等也建官惟賢ス不肖者
不得進位事惟能ク不才者不得任五教君臣父子
夫婦兄弟長幼五典之教也食以養生喪以送死
祭以追遠五教三事所以立人紀而厚風俗聖人

之所甚重焉者，惇厚也。厚其信，明其義，信義立而天下無不勵之。俗有德者，尊之以官，有功者，報之以賞，官賞行而天下無不勸之。善夫分封有法官，使有要五教修而二事舉，信義立而官賞行。武王於此，復何為哉？垂衣拱手而天下自治矣。史臣述武王政治之本末，言約而事博也。如此哉。○此當在大邑周之下，而上猶有缺文。按此篇編簡錯亂，先後失序，今考正其文于後。

今考定武成

惟月壬辰，勞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

征伐商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間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

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
 弗服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士受命于周于未祀
 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蓬越三百庚成柴
 望大告武成王若曰嗚呼群后惟先王建邦啓土
 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
 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未
 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
 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
 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
 教惟食喪祭悖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洽

○按劉氏王氏程子皆有改正次序今參考定讀
 如此大畧集諸家所長獨四月生魄丁未庚戌丁
 節今以上文及漢志日辰推之其序當如此耳疑
 先儒以王若曰宜繫受命于周之下故以生魄在
 丁未庚戌之後蓋不知生魄之日諸侯百士雖來
 請命而武王以未祭祖宗未嘗天地未敢發命故
 且命以助祭乃以丁未庚戌祀于郊廟大告武功
 之成而後始告諸侯上下之交神人之序固如此
 也劉氏謂予小子其承厥志之下當有缺文以今
 考之固所宜有而程子從恭天成命以下三十四
 字屬于其下則已得其下節而用附我大邑周

之下。劉氏所謂缺文猶當有十數語也。蓋武王革命之初。撫有區夏。宜有退托之辭。以示不敢遽當天命而求助於諸侯。且以致其交相警勅之意。畧如湯誥之文。不應但止自序其功而已也。列爵惟五以下。又史官之詞。非武王之語。讀者詳之。

洪範

漢志曰。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史記武王克殷。訪問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陳之。按篇內曰。而曰汝者。箕子告武王之辭意。洪範發之於禹。箕子推衍增益以成篇歟。今文

古文皆有。

惟十有二祀王訪于箕子

商曰祀周曰年。此曰祀者。因箕子之辭也。箕子嘗言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史記亦載箕子陳洪範之後。武王封于朝鮮。以記索隱音朝。仙而不臣也。蓋箕子不可臣。武王亦遂其志而不臣之也。訪就而問之也。箕國名。子爵也。○蘇氏曰。箕子之不臣周也。而曷為為武王陳洪範也。天以是道畀之。禹傳至於我。不可使自我而絕。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可傳者矣。故為箕子之道者。傳道則可。

仕則不可。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

厥居。我不知其彛倫攸叙。

乃言者難辭重其問也。箕子稱舊邑。爵者方歸。自商未新封爵也。隲定協合彛常倫理也。所謂彛人倫也。武王之問。蓋曰。天於冥冥之中。默有以安定其民。輔相保合其居止。而我不知其彛倫之所以叙者。如何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

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彛倫攸斁。

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

彛倫攸叙。

乃言者重其答也。陞塞汨亂陳列。畀與洪大範法。疇類斁敗。錫賜也。帝以主宰言。天以理言也。洪範九疇。治天下之大法。其類有九。即下文初一至次。

九者箕子之答蓋曰洪範九疇原出于天。鯀逆水性汨陳五行故帝震怒不以與之。此彛倫之所以敗也。禹順水之性地平天成故天出書于洛。禹別之以為洪範九疇。此彛倫之所以叙也。彛倫之叙即九疇之所叙者也。○按孔氏曰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易言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蓋治水功成洛龜呈瑞如蕭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亦其理也。世傳戴九履二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即洛書之數也。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

極

此九疇之綱也在矣惟五行入惟五事以五事

參五行天人合矣。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皇極者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也。五事曰敬所以誠身也。八政曰農所以厚生也。五紀曰協所以合天也。皇極曰建所以立極也。三德曰又所以治民也。稽疑曰明所以辨惑也。庶徵曰念所以省也。息井驗也。五福曰嚮所以勸也。六極曰威所以懲也。五行不言用無適而非用也。皇極不言數非可以數明也。本之以五行敬之以五事厚之以八政協之以五紀皇極之所以建也。又之以

二德明之以稽疑驗之以庶徵勸懲之以福極皇極之所以行也。人君治天下之法是孰有加於此哉。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

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

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

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此下九疇之目也。水火木金土者五行之生序也。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唐孔氏曰：萬物成形以微者為漸，五行先後亦以微者為次。五行之體水最微為一，火漸著為二，木形實為三，金體固為四，土質大為五。潤下炎上，曲直從革以性言也。稼穡以德言也。潤下者潤而又下也。炎上者炎而又上也。曲直者曲而又直也。從革者從而又革也。稼穡者稼而又穡也。稼穡獨以德言者，土兼五行無正位無成性而其生之德莫盛於稼穡，故以稼穡言也。稼穡不可以為性也。故不曰曰而曰爰爰於也。於是稼穡而已，非所以

名也。作為也。鹹苦酸辛甘者五行之味也。五行有聲色氣味而獨言味者以其切於民用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

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

睿。恭作肅，從作又，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貌言視聽思者五事之叙也。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土也，亦人事發見先後之叙。人始生則形色具矣，既生則聲音發矣，既又

而後能視而後能聽而後能思也。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德也。恭者敬也。從者順也。明者無不見也。聰者無不聞也。睿者通乎微也。肅又哲謀聖者五德之用也。肅者嚴整也。又者條理也。哲者智也。謀者度也。聖者無不通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

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食者民之所急。貨者民之所資。故食為首而貨次之。食貨所以養生也。祭祀所以報本也。司空掌

所以安其居也。司徒掌教所以成其性也。司寇掌禁所以治其姦也。賓者禮諸侯遠人所以往來交際也。師者除殘禁暴也。兵非聖人之得已故居末也。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

五曰曆數。

歲者序四時也。月者定晦朔也。日者正躔度也。星經星緯星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曆數者占步之法所以紀歲月日星辰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

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皇君建也。極猶北極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言人君當盡人倫之至。語父子則極其親而天下之為父子者於此取則焉。語夫婦則極其別而天下之為夫婦者於此取則焉。語兄弟則極其愛而天下之為兄弟者於此取則焉。以至一事一物之接一言一動之發無不極其義理之當然而無一毫過不及之差。則

極建矣。極者福之本。福者極之效。極之所建福之所集也。人君集福於上。非厚其身而已。用敷其福以與庶民。使人人觀感而化。所謂敷錫也。當時之民亦皆於君之極與之保守不敢失墜。所謂錫保也。言皇極君民所以相與者如此也。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

極

淫朋邪黨也。人有位之人比德私相比附也。言庶民與有位之人而無淫朋比德者惟君為之極而

使之有所取正耳。重言君不可以不建極也。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

于極不惟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

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此言庶民也。有猷有謀慮者。有為有設施者。有守有操守者。是三者君之所當念也。念之者不患之也。帝念哉之念。不協於極。未合於善也。不惟於咎。不陷於惡也。未合於善。不陷於惡。所謂中人也。進

乏則可與為善。策之則流於惡。君之所當受也。受之者不拒之也。歸斯受之。受念之。受之隨其才而輕重以成就之也。見於外而有安和之色。發於中而有好德之言。汝於是則錫之以福。而是人斯其惟皇之極矣。福者爵祿之謂。或曰錫福。即上文歛福。錫民之福。非自外來也。曰祿亦福也。上文指福之全體而言。此則為福之一端。而發苟謂非祿之福。則於下文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各為不通矣。

無虐斃獨而畏高明

榮獨庶民之至微者也。高明有位之尊顯者也。各指其甚者而言庶民之至微者有善則當勸勉之有位之尊顯者有不善則當懲戒之。此結上章而起下章之義。

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

汝用咎

此言有位者也有能有才智者羞進也使進其行則官使者皆賢才而邦國昌盛矣。正人者在宮之人如康誥所謂惟厥正人者富祿之也。穀善也在宮之人有祿可仰然後可責其為善。廩祿不繼衣食不給不能使其和好于而家則是以捋陷於罪戾矣。於其不好德之人而與之以祿則為汝用咎惡之人也。此言祿以與賢不可及惡德也。必富之而後責其善者聖人設教欲中人以上皆可能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

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偏不中也陂不平也作好作惡好惡加之意也黨不公也反倍常也側不正也偏陂好惡已私之生於心也偏黨反側已私之見現於事也王之義王

之道王之路皇極之所由行也蕩蕩廣遠也平平平易也正直不偏邪也皇極正大之體也遵義遵道遵路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歸其極也會者合而來也歸者來而至也此章蓋詩之體所以使入吟詠而得其情性者也夫扶音歌詠以協其音反覆以致其意戒之以私而懲創其邪思訓之以極而感發其善性諷詠之間恍然而悟悠然而得忘其傾邪狹小之念達乎公平廣大之理人欲消息天理流行會極歸極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其功用深切與周禮太師教以六詩者同一機而在要者也後世此意不傳皇極之道其不明於天下

也宜哉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曰起語辭敷言上文敷行之言也言人君以極之理而反復推衍為言者是天下之常理是天下之大訓非君之訓也天之訓也蓋理出乎天言純乎天則天之言矣此贊敷言之妙如此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光者道德之光華也天子之於庶民性一而已庶民於極之敷言是訓是行則可以近天子道德之光華也曰者民之辭也謂之父母者指其恩育而言親之之意謂之王者指其居長而言尊之意言天子恩育君長乎我者如此其至也言民而不言人者舉小以見大也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

康正直疆弗友剛克彙友柔克沉潛剛克

高明柔克

克治友順燮和也。正直剛柔二德也。正者無邪直者無曲。劓克柔克者。威福予與奪抑揚進退之用也。疆弗友者。疆梗弗順者也。燮友者和柔委順者也。沉潜者。沉深潜退不及中者也。高明者。高亢也。明爽過乎中者也。蓋習俗之偏氣稟之過者也。故平康正直無所事乎矯拂無為而治是也。疆弗友剛克以剛克剛也。燮友柔克以柔克柔也。沉潜剛克以剛克柔也。高明柔克以柔克剛也。正直之用三而剛柔之用四也。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三

德又用陽以舒之。陰以斂之。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所以納天下民俗於皇極者。蓋如此。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

福作威玉食。

福威者上之所以御下。玉食者下之所以奉上也。曰惟辟者。戒其權不可下移。曰無有者。戒其臣不可上僭也。

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

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頗不平也。僻不公也。僭踰忒過也。臣而僭上之權。則大夫必害于而家。諸侯必凶于而國。有位者固側頗僻而不安其分。去聲。小民者亦僭忒而踰越其常。甚言入臣僭上之患如此。

七稽疑。擇建之卜筮。人乃命卜筮。

稽考也。有所疑則卜筮以考之。龜曰卜。著曰筮。著龜者至公無私。故能知天之明。卜筮者亦必至公無私。而後能傳著龜之意。必擇是人而建之之然。

後使之卜筮也。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

此小兆也。雨者如雨。其兆為水。霽者開霽。其兆為火。蒙者蒙昧。其兆為木。驛者絡驛。不屬。其兆為金。克者交錯。有相勝之意。其兆為土。

曰貞。曰悔。

此占卦也。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左傳。蠱之貞風。其悔山。是也。又有以遇卦為貞之卦。為悔。國語。貞屯。悔豫。皆八是也。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凡七。兩齋蒙驛克貞悔也。卜五。兩齋蒙驛克也。占二。貞悔也。衍。推忒過也。所以推人事之過差也。

立時人作卜筮。二人占。則從一人之言。

凡卜筮必立三人。以相參考。舊說卜有玉兆瓦兆。原兆筮有連山歸藏周易者。非是。謂之三人非三。卜筮也。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

人。謀及卜筮。

汝則從龜。龜從筮。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疆。子孫其逢吉。

汝則從龜。龜從筮。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

卿士從龜。龜從筮。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

庶民從龜。龜從筮。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

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
作外凶。

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稽疑以龜筮為重。人與龜筮皆從是之謂大同。周吉也。人一從而龜筮不違者亦告。龜從筮逆則可作內。不可作外。內謂祭祀等事。外謂征伐等事。龜筮共違則可靜。不可作靜。謂守常。作謂動作也。然有龜從筮逆而無筮從龜逆者。龜尤聖人所重也。

故禮記大事卜。小事筮。傳去聲謂筮短龜長是也。自夫子贊易極著著卦之德著重而龜書不傳云。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

者來備各以其叙庶草蕃庶。

徵驗也。庶豐茂所驗者非一。故謂之庶徵。雨暘燠寒風各以時至。故曰時也。備者無缺少也。叙者應節候也。五者備而不失其序。庶草且蕃。庶美則其他可知也。雨屬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風屬土。吳仁傑曰。易以坎為水。北方之卦也。又曰。雨以潤。

之則雨為水矣。離為火。南方之卦也。又曰。日以烜
火遠之。則暘為火矣。小明之詩。首章云。我征徂西。
二月初吉。三章云。昔我往矣。日月方燠。夫以二月
為燠。則燠之為春。為木。明矣。漢志引狐突。金寒之
言。顏師古謂。金行在西。故謂之寒。則寒之為秋。為
金。明矣。又按。稽疑以雨屬水。以霽屬火。霽。暘也。則
庶徵。雨之為水。暘之為火。類例。抑又甚明。蓋五行
乃生數自然之叙。五事則本於五行。庶徵則本於
五事。其條理次第。相為貫通。有秩然而不可紊亂
者。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極備過多也。極無過少也。唐孔氏曰。雨多則澇。澇
亦凶。極無亦凶。餘准是。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
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
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

恒寒若曰家恒風若

狂妄僭差豫急急迫蒙昧也。在天為五行，在人為五事。五事修則休徵各以類應之，五事失則咎徵各以類應之。自然之理也。然必曰：某事得則某休徵應，其事失則某咎徵應，則亦膠固不通而不足與語造化之妙矣。天人之際，未易言也。失得之機，應感之徵，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哉。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歲月日以尊卑為徵也。王者之失得其徵以歲，卿

士之失得其徵以月，師尹之失得其徵以日。蓋雨暘燠寒風五者之休咎有係，一歲之利害有係，一月之利害有係，一日之利害各以其大小言也。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

童蒙用平康。

歲月日三者，雨暘燠寒風不失其時，則其效如此。休徵所感也。

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

俊民用徵家用不寧。

日月歲三者雨暘燠寒風既失其時則其害如此。外徵所致也。休徵言歲月日者總於大也。外徵言日月歲者著其小也。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

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民之麗乎土猶星之麗乎天也好風者箕星好雨者畢星漢志言軫星亦好雨意者星宿皆有所好

也。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是也。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為九行也。日極南至於牽牛則為冬至極北至於東井則為夏至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則為春秋分。月立春春分從青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立夏夏至從赤道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月行東北入於箕則多風月行西南入於畢則多雨所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民不言言者庶民之休咎係乎上人之得失故但以月之從星

以見所以從民之欲者如何爾夫民生之衆寒者欲衣饑者欲食鰥寡孤獨者之欲得其所此王政之所先而卿士師尹近民者之責也然星雖有好風好雨之異而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之常以月之常行而從星之異好以卿士師尹之常職而從民之異欲則其從民者非所以徇民矣言日月而不言歲者有冬有夏所以成歲功也言月而不言日者從星惟月為可見矣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

好德。五曰考終命。

人有壽而後能享諸福故壽先之富者有廩祿也康寧者無患難也攸好德者樂其道也考終命者順受其正也以福之急緩為先後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

五曰惡。六曰弱。

凶者不得其死也短折者橫夭也禍莫大於凶短折故先言之疾者身不安也憂者心不寧也貧者

用不足也。惡者剛之過也。弱者柔之過也。以極之
重輕為先後。五福六極。在君則係於極之建不建。
在民人則由於訓之行不行。感應之理微矣。

書經集註卷之六終

六終一曰凶終二曰罔終三曰暴終四曰貪

凶終一曰凶終二曰罔終三曰暴終四曰貪
凶終一曰凶終二曰罔終三曰暴終四曰貪

